

燕下鄉脞錄 上冊

清陳康祺著

進步書局校印

今下州縣

...

清 陳康祺著

燕下鄉叢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燕下鄉脞錄提要

鄞縣陳康祺撰共十六卷一名郎潛
紀聞二筆專敘有清一代自崇德至
咸同朝野間遺聞瑣事網羅散佚為
前人筆記所不及燕下鄉者遼地名
脞錄者自謙為細碎之詞也

燕下鄉睦錄序

陳君鈞堂以名進士為郎官閉門不狎時流著書逾百卷已而改知縣來蘇首梓郎潛紀聞十四卷於中外政治當代典章人事奇怪條摺而件摭焉蓋史部載紀類也今年又梓燕下鄉睦錄十六卷燕下鄉者遼地名君京郎近之故名書讀之猶初志也余喟然曰比漆園所稱宋人者與有不龜手之藥而泝泝統則何邪今之學者操不律效程朱語錄空言滿紙頃刻尺許厚獵盛名攀高位或妄希兩廡豚豈不甚便然而問九經七緯百家諸子矐目不能對一語亦嘗愬乎否也夫程朱大賢人即至不肖有不趣嚮者誰與然而效程朱者果程朱矣乎夫天下不皆大賢毋甯多讀書多識故事猶勝於絢虛美絀實用者也然而人多舍此而就彼將毋畫仙鬼易畫人物難乎余辱與士大夫遊竊疑博通者之少即有矣輒姍笑叢焉傳曰越人美羸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喏而怪韶濩然邪非邪夫君書不必賢於人人然而指稱礪徵引富如泰山之雲潼瀨蔚蒼日出而不已也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鬻之焦中而芬芳條達也視枵腹而操不律奚止鈞銖之差耳哉夫睦之為言細碎也著書如君而奚細碎之有邪夫君多讀書多識故事而以著書而曾

不獲獵盛名攀高位而又何說邪光緒七年歲在辛巳冬十一月歸安楊峴誤

燕下鄉勝錄卷一

清 鄧陳康祺著

我朝以明神宗四十四年丙辰。太祖皇帝始俯順諸貝勒大臣恭上尊號建元天命。太宗嗣位建元天聰。天聰九年以收服察哈爾全部獲歷代傳國玉璽。明年四月始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國人初尊恭上尊號曰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太宗崇德元年羣臣恭上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昔成周幽岐初業。太王王季猶待追崇。不若聖朝天造經綸。戡亂攻昧。當洪基倣建之初。已赫然有撫中國子萬民氣象也。

天聰三年。太宗以明國屢背盟誓。親統大兵征之。入洪山口。克遵化城。遂由薊州進規燕京。駐營城北土城關之東。復移駐南海子。距關廂僅二里。諸貝勒請攻城。太宗諭曰。朕仰承天眷。攻城必克。所慮者。儻失我一二良將。即得百城亦不足喜。遂止弗攻。聖人智勇天錫。猶審幾遵養如此。唐之太宗。宋之藝祖。瞠乎後矣。

天命十一年。設八旗大臣。天聰二年。定文館職司。五年。設六部。六年。定城守官三年。

考察之例。八年。定八旂職官名。十年。更定內三院。崇德元年。定內院官制。設都察院。二年。設八旂議政大臣。三年。設理藩院。定部院制。八年。設禮部蒙古理事官。此我朝澄敘官儀之始。

太祖乙卯年。定八旂軍制。太宗天聰三年三月。定軍令於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例。五年。定出征軍制。崇德八年。定軍律。此我朝整敕戎行之始。

天命五年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天聰五年。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此我朝下詔求言之始。

天命二年。令詳慎訟獄。天聰九年。禁徇私枉斷。崇德五年。肆赦。此我朝明刑弼教之始。

太祖乙卯年。令羣臣舉賢才。五年。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三年。授舉人生員官階。優免丁役。此我朝興賢勸學之始。

天聰六年。行新定朝儀。崇德元年。行太廟薦新禮。三年。諭禮部申明禁令。八年。定內外相見禮。此我朝班朝肅廟之始。

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曠土。太宗天聰九年。禁濫役妨農。崇德元年。禁屯積米。

穀令及時耕種二年。令各屯堡及時勸農。此我朝重農貴粟之始。
天聰元年。發帑賑饑。二年。發帑資民嫁娶。崇德二年。諭貸粟資民。六年。以歲款
諭行備荒事例。此我朝孚惠民生之始。

天命八年。勅羣臣勤職。十一年。勅諸貝勒毋習逸樂。崇德二年。諭諸大臣勤

修國政。七年。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此我朝誠諭臣工之始。已上九則。均見

開國方略。我祖宗一隅肇造。業業兢兢。當周繇商亂之始。基已姚典。妣謨之畢。備

攷其時。正明國未造。君闇臣揚。百度寢弛。無復綱紀。興亡之故。蓋不待王師入關。

真人定鼎。而早可瞭然。後有萬年。殷鑒不遠。聖子聖孫。作求世德。念之哉。戒之

哉。

何文端公按謚法考。無何文端者。雍正初。吏尚何世璠。謚端。簡何賢出身翰林。而不得文字。故文端誤記與。居京師時。一同年詣之。

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

未起。一家奴僕。其為奸盜詐偽。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比至老。不晏起。見桐城張文

端篤素堂集。讀此。可見何公進德之勇。並可見前輩處朋友間。規過責善。如是其嚴

也。

西林鄂文端公爾泰總督雲貴時雲撫江陰楊文定公方獲譴新巡撫朱綱多方羅織至欲用刑訊兵民汹汹為文定頌冤謀羣起擊綱公好言撫慰之復厲聲責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鐵人乎獄得解高宗即位首召文定文定旋奏公處置苗疆非善策公不以為忤文定沒公經紀其喪哭之哀嗚呼可謂大臣矣

世宗時合河孫文定公被誣有婪贓據以入告者親王也上詢之鄂文端公公曰孫嘉淦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上意解即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公弟名爾奇時與文定同以少司空兼祭酒亦賢者也

閩中自李文貞蔡文勤二公重振龜山考亭之緒薪盡火傳理學大暢繼之者甯化副憲雷翠亭先生鉉也先生隨計入都寓文勤邸朱高安方居比鄰文勤語先生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先生以陸清獻不見魏蔚州為比後高安禮先焉乃往見又一日孫文定過文勤文勤語先生曰孫公實為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先生曰不敢也將有保舉恐近自媒文定終薦之補國子監學正

乾隆初元甯化雷公以庶吉士蒙特召侍阿哥書房講讀嚴正恪勤於中貴不假辭色嗣丁憂編修余棟以皇太子薨入京被命留侍諸皇子公奏皇子

侍奉之人必明大義篤倫理。方於學術性情有助。余棟父喪未葬。若隱忍行走。則講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於天下。風化有關於是。編修得終制。按公之學。出自漳浦蔡文勤公。文勤則李文貞嫡傳也。公劾奏奪情。侃侃如此。於安溪一脈。不能不謂之青冰。鮎埭亭集。揚文定公行述。稱余編修奪情時。文定力言其不可。上收還成命。文定亦安谿高第。

混同顧公琮太師。文端公名八代孫也。風骨挺勁。在滿洲大臣中。與蝶園徐公並稱。時人為之語曰。前徐後顧。剛亦不吐。世宗初年。設會考府公為主事。杖某親王府吏。親王初不悅。而後奇之。公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無所撓挫。有文覺禪師者。出都。聲勢烜赫。騎從如雲。道出袁浦。兗豫二州方面。大僚率屬郊迎。恐後。公方與前總漕魏公廷珍相交替。皆若弗聞也者。公在京師守制時。小車敝帷。人以為廝養。奉命治漕。治南北河。久享厚祿。老病罷歸。至不能僦一廛以居。壁立千仞。清絕一塵。惟公實允蹈之。

康祺少有知識。瀏覽近今古文家。測其旨趣。頗惜長洲彭紹升。二林瑞金羅。有高臺山之學。陽儒陰釋。殊太決其籬樊。稍長。則聞前輩言。臺山游奉化雪竇。為邏者所獲。疑為盜。賴吾邑邵侍郎洪得脫。吾以為謝康樂之為山賊也。頃讀惲子居氏大雲山

房集。臺山外傳曰。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嗣學於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於書無所不窺。精思入微。遂喜佛法。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救之不死。遂狂走入山。服沙門服。不下髮。趺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渡錢塘。過甬東。多託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合儕輩篡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趺坐縣庭。為禪語。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游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乃歸而卒。又論曰。臺山於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於如此。其諸無愧為聖賢之徒者歟。按惲氏此文。似臺山之入墨。亦自有託而逃。譬如病榻呻吟。聊自緩其痛苦。彼彭二林者。又何所為而甘棄其飲酒食肉之身。昏瞽叫號。靡所脅驅。而遽自淪溺耶。噫。惲子居大雲山房。雜記載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特封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樸氏為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夫人例。嗣後多有乳母之封。外廷至不知其姓氏。本朝推恩之厚。家法之肅。具見矣。按惲氏以封及乳母為恩厚。不降明旨為法肅。其言善矣。康祺竊謂本朝定鼎之初。官府典章。多沿明代。以奉聖夫人封天子乳母。恐亦是勝國舊稱。康雍而後。綱紀聿新。保姆微勞。膺受渥賚。禮亦宜之。奉聖崇封。必已裁革。宜二百餘年罕見紀述也。

和碩禮烈親王。太祖高皇帝次子也。從征屢建大功。封大貝勒。太祖崩。王首倡議於朝。戴太宗為主。世祖嗣位。王次子碩託孫阿達禮謀立睿親王。王發其謀。兩人皆伏誅。昔泰伯讓國。尚少披荆斬棘之奇勳。周公滅親。究非離裏屬毛之繼體。天祚聖清。篤生懿弼。忠貞神武。翼戴三朝。史冊所書。少雙寡二者也。天聰五年。大清兵圍大凌河城。生禽明監軍道張春等。春見太宗不跪。太宗引弓怖之。禮烈親王諫曰。彼不懼死。射之何為。乃舍之。春終不失節。以壽終。我文皇帝大度如天。從諫如流。固宜海內英豪聞風景附。屋彼明社。有如拉朽摧枯也。

和碩怡賢親王。聖祖皇帝第十三子。雍正三年。疏請減東南浮賦。奉旨俞允。其

年冬。總理水利營田事。濬畿甸河渠。闢荒地數千里。募民耕種。期年而有收。王屢承詔決大獄。多所寬釋。因奏言聽訟之道。求之辭色。以察情偽。設誠以待之。據理以折之。未有不得其實者。若概用刑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冤抑之所以難伸也。

世宗以其言頒示直省。有司刻木榜於堂。四年。御書忠誠敬直勤慎廉明八字。以賜。復條析王善行。宣布中外。比甞。詔奉天直隸江南浙江各為王立祠。為天潢懿

戚振古未有之榮。蓋世宗之於王，恩誼隆稠，不啻布衣昆季。而王之謙畏寅恭，善

承眷睐，亦殊足以上契聖心。吁，難已盛已。

按賢王政迹畧見前編項讀宗室王公傳尤得其詳補輯於此

和碩鄭獻親王為太祖皇帝弟之子。世祖嗣位，與睿親王同輔政，功亦相埒。扈

駕入關，封信義輔政叔王。十二年上疏推述太祖太宗遺烈，以為平治天下

在信，詔令順人心。前方降詔恤滿洲官兵疾苦，已復令修乾清宮，詔令不信，何以

服人。又請設起居注官，垂信萬世。世祖善之，夏薨於位，遺言勸上以統一四海

為念。上哀慟，詔圖像宮中。

咸豐三年四月，命大臣監視銘化內府金鐘，凡黃鐘二，太簇一，皆乾隆五十五年

所鑄，鐘也。蓋是時軍饟方亟，庫藏空虛，聖心焦勞甚矣。

翁文端公以大理寺少卿丁艱服闋，還京補國子監祭酒，祭酒秩從四品，理少秩正

四品，例不得補時。宣宗亟欲擢用，故有是命也。於是文端兩為祭酒，儒者榮之。

乾隆間，四庫書成，度藏文淵閣，始置官典守，雖兼銜貼職，實為翰詹諸臣清要之

任。朱文正公首直閣事。皇十一子成親王刻石印贈之，嗣阮文達公繼充是選，文

正遂以印付之，文達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賊破定遠時家毀於難鬻其女隻身赴京師謂林遠村侍御之望曰督師者久無功又驕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者終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師者若有言責當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死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聞未幾督師者以母喪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見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

本朝宗藩懿戚中學術之正政治之醜莫如簡儀親王德沛王為太祖皇帝弟濟爾哈齊四世孫早歲應襲父爵為鎮國將軍讓與從子入西山讀書世宗以果親王薦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孔廟分特豚之饗世宗大器之授兵部侍郎王益折節嚮學立志希聖一言一動必由仁義乾隆初嘗以吏部侍郎兼祭酒每入學摩挲俎豆不忍決舍嘗集太學諸生講大學首章圜橋門聽者千餘人靡不悅服獨助教王之銳以為未盡復陳說已意王欣然下階三揖而謝初甘肅地瘠歲常歉有司視為固然無報災成例王始外任即撫甘肅兩月不雨立馳奏賑之高宗即位遷湖廣總督調閩浙再調江南所至黜陟至公尤重民事乾隆七年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實麥餅千艘蔽運河兩岸饑民噉聲若流菜色立變命府縣官放

手開倉以賑甯濫毋隘是役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一十萬兩奏銷時屬吏皆以為危高宗弗問蓋信之有素矣

簡儀親王督閩浙時巡歷諸郡所至必先謁先師廟即升明倫堂講易屬吏列侍

於後諸生環立於前函丈之間雍雍肅肅其駐節杭州時於敷文書院繪河洛方圖

羲文諸圖揭於屏間王手執松枝伫立指點講解移晷纓笏塞巷巾卷充庭莫不傾

聽忘倦僉謂天潢節鉞中古今一人王在閩有鼇峯書院講學錄行於世所著復有

易圖解實踐錄二書康祺敬按本朝滿洲儒臣理學經濟代產巨人尚未有膺孔

庭從祀之榮者如王及文定公徐元夢文端公倭仁文忠公文祥亦無愧兩廡人物

惜無人焉為之抗章乞請也康祺以京官謁選時自意依流平進烏臺多斧尚非妄

續誤著成編茲則不宜復出矣

巨清開國元輔在漢臣中必首推范文肅公文程其遭遇如漢之留侯明之誠意而

建樹宏遠則過之世傳其三大議尤足固根本流賊破明燕京吳三桂來乞師睿親

王召公籌策公曰賊惡稔矣可一戰破惟好生者天之道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

者國家欲統一方夏非又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關申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

京師一大議也。明季賦額屢增，民不堪命。公廷對請用萬曆時額，從之。天下大悅。二大議也。闖獻亂後，土曠民稀，公條上軍屯事宜。詔議行之。流亡漸集，裁兵不譁。三大議也。公以孔孟之學術為伊旦之經綸，張劉兩文成烏足語此。

盛京大庫有老熊皮一具，雄烈如生。我太宗文皇帝御鎗所獲也。歷朝藏弄，以示服猛。

歐陽文忠公像在滁州官庫。乾隆己卯，新建尚書表文達公典試回京，進呈御覽。題詩以為鎮滁之寶。

嘉慶辛酉，京師大水，科場改九月。詩題百川赴巨海，乃謝康樂擬建安七子陳思王一首。取天下歸仁意。闈中罕得解，前十本將進呈。韓城王文端公以通場無知出處為憾，房考高侍讀鷄搜遺卷，得定遠陳敷卷，亟呈薦。遂得南元。他房落卷，有畧涉正意者，搜棄補薦，皆中式。

乾隆間，某太史諂事豪貴，其妻某氏始拜金壇于相國夫人為母，如古所稱乾阿嬭者。嗣相國勢衰，又往來錢唐，尚書家蹤迹暝密，有朝士嘲以詩云：昔年于府拜乾嬭，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庭新吏部，淒清池館舊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豈無